藉物抒情

張雅茵

重啟那老舊的收音機，它仍說著一口台語腔，熟悉的聲調敲打著耳膜，但，卻斷斷續續的。它躺在我的手心裡，好似是倦了，沒了溫度和生機，但，沉寂的記憶卻甦醒了。

每次看見奶奶，她紅潤的手心裡總是握著一隻小巧的收音機，那是她的好朋友，也是她對爺爺的念想。她會被廣播內容逗笑，也會跟著歌手歌唱，而我，總是細細的品著，她的嗓子戲如鶯聲燕語，和藹的眉目間全是笑意，我的嘴角也不禁彎起，有時，我還會偷偷把收音機的音量調小些，讓奶奶柔美的聲嗓不被蓋過。她們的和聲陪伴了我好多年。

我眷戀那樣的時光，喜歡她們的和聲，她們的默契被歲月淬礪，許多事，盡在不言中，但，也是在歲月的流逝下，漸漸的，沉寂了。

梁芸榛

仰望夜空，月娘隻身懸在漆黑的空中，沒有繁星相伴的她，像是蒙上面紗銀白的面紗，素雅中透露一絲哀傷。形單影隻的月，灑下一地的白，萬物靜靜躺在月娘的懷抱裡，林間夜啼的孤鳥，聲聲哀嘆孤單，為這月夜增添淡淡淒涼。「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時。」只有腳步聲伴著自己的異鄉游子，仰望著一身潔白的月娘，內心是否想起故鄉的娘親，而生起一絲孤寂呢？

蔡育綸

剛換腳踏車時我欣喜萬分，雖然有點不太習慣，試騎幾次之後就好了，今後不論是有活動，或是去上學，又或者是出去玩，我都一定騎著他，也不論是刮風，還是下雨，我也還是騎著他，直到現在我還是騎著他，他也陪了我經過了許多歲月。無數次的並肩作戰，馳騁在山林小徑與斜坡彎道上，他是與我合作無間的戰友。

陳采琳

這張年邁的雙人床，我總喜歡擠在爸爸和媽媽中間睡覺，當他們兩夫妻的天然屏障，但在這雙人床上，翻個身就像升天似的，過動的我，總是難以入眠，這時他倆的談話就變成了最佳安眠曲，一搭一唱，有時還會伴隨著笑聲。隨著年紀增長，不能在與爸媽擠一塊兒，媽媽總是對我說：「你已經長大，別老是跟我們擠一張床。」也許是已經長大了，不只是身型上的成長，心境也有了改變，聽到這些話，總有些害羞……現在的我，有了自己的房間，專屬的雙人床，不會再有翻身困難的問題！雖然如此，睡前某些時候還是會想起那熟悉的安眠曲。